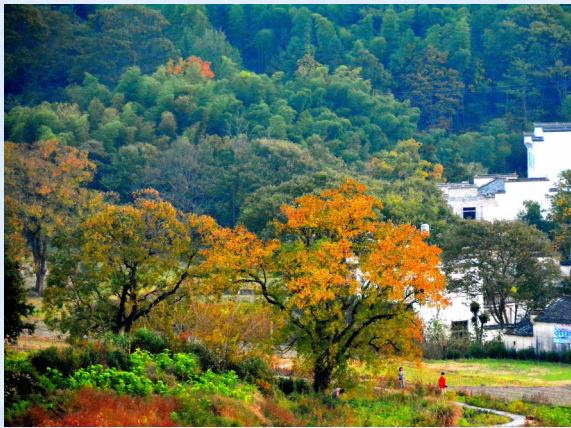


霜染塔川美

文/图 方华



样,且村落里有河流蜿蜒穿过,为川。

漫步于村中,赏溪流绕屋,观红叶掩隐,听竹林莺啼,闻鸡犬鸣吠,领略山间村民宁静悠闲的生活乐趣,真是心神俱怡。

深秋时节去皖南,一定要去塔川打卡。

沿著名的世界文化遗产宏村东侧的山路上行不多远,就到了塔川。塔川是一个村庄,穿过一片古木掩映的下坡小路,山坳处的塔川村就进入眼帘。

秋末冬初,是塔川最美的时节。满山坡金黄、深褐、火红和墨绿的树木互相间杂,五彩斑斓,极富层次。白墙灰瓦的小小村庄被缤纷的色彩包围,在山野间显出几分清冷,清清淡淡的,宛如世外仙境。

收割后的梯田袒露着,遍布坡旁埂边的雏菊在暖阳里恣意绽放,让行旅者陶醉在一片花香里。

村庄背倚的山峦为高耸云端的黄山西南余脉,二三十幢古民居依山而建,层层叠叠,错落有致。问寻村民,知小村之所以叫塔川,是因为这里的房屋、田地分布错落有致、层次分明,像塔一

最美的时光是清晨,鸡鸣声中,天渐渐透亮。站在高处瞭望塔川,薄雾笼罩,树影朦胧,徽派建筑农家小屋在影绰的树影和雾气里,若有若无隐若现,让人立生"不知有汉,无论魏晋"之感。

塔川山林里分布最多的红叶树是乌桕。乌桕叶红的时间最长,而且同一地点相邻的树,有的已红叶落尽,有的却依旧绿色满枝,让人叹奇。落了叶的乌桕树也另有一番美态,乌黑的枝干恣意伸展,仿佛在天空中遒劲的书写。

夕阳将下时的塔川是另一种美景。一束束金黄色的阳光透过云雾的缝隙,斜射到这片村落和树林,给它们蒙上一层既显堂皇富丽,又显梦幻的色彩。站在这种巍峨壮观的景致里,耳边仿佛听到阳光的交响曲,让人心潮起伏。

沿山势而下,山坳处田垄相邻还有一两处小村,弯弯曲曲的田间小径将它们相连,在霜色中将塔川衬托得错落有致、韵味悠然。

秋深以后,塔川总要迎来一批批的摄影和美术爱好者。有人说,塔川之秋就像一块调色板,每位身临其境的人都会绘出自己心中的那幅浓笔重彩的画卷。



与狼相遇

方华

当你独自一人身处荒山野岭,却与狼突然遭遇,你该如何应对?

上世纪七十年代,我的一个表哥下放到山区做知青。一天,他在山中的另一个知青点和同学游玩迟了,连夜往自己落户的村子赶。

那是一个漆黑的秋夜,崎岖的山路象一条用了多年而未洗过的灰布带,就在他深一脚浅一脚地沿着这条灰带急急行走时,带子的一头突然闪出两星绿荧荧的光。

狼!表哥心中一惊,停下脚步,身上立即涌起一股寒气。而那头粗壮高大的狼也在他面前七八米处停了下来,两眼放出匕首一般的光。

一边是陡峭的山坡,一边是荆棘丛生的灌木林,没有地方可

避,除非后退。可是,两个生灵没有一个退让,互相对峙着,似乎都在试探着对方的胆量、勇气与心理底线。

陡然,表哥从心底鼓起力量,他绷紧肌肉、攥紧拳头,勇敢地向向前跨出一步。狼立即弓起身子,作迎击状。

表哥又大胆地跨前一步,狼开始从鼻子里发出威胁的鸣鸣。再进一步,狼开始动摇了,它微微后挫的趾爪抓在碎石上,发出沙沙的声响。

一阵风起,表哥大吼一声,疾步向前,狼急忙转身,一路落荒而去……

多年后,每当表哥忆起当年赤手空拳逼退恶狼的情景,总是发出爽朗的笑声。

下面还是一个与狼相遇的真实事例。

我曾经工作的单位背靠一条连绵的山脉,山下有一个村子,俞大是这个村子的农民,身强力壮的样子,闲时在我工作的这家大公司里做点苦力。

那是一个夏天的夜晚,俞大提着铁锹,到山坳里给自家的农田放水。放水本就不大会的事,可家里人等到下半夜也不见他回来,心里有点疑惑,就约了几位乡亲去寻他。

到了田间,人们吃了一惊,见俞大正背靠山坡,手里端着那把雪亮的铁锹,锹前,却立着一匹枯瘦的老狼。两个就这样僵持着。

乡亲们见状赶紧吼叫。人一吼,老狼就一溜烟地窜入山林,而俞大也颓然地倒在地上。

人们七手八脚地将俞大送进医院,医生诊断:俞大已死,吓死的。

现实生活中,我们绝大多数人是不可能与狼相遇的,除非是在动物园里。但我们会在生活中道路上遭遇各种各样的"狼",比如贫穷、困难、挫折、凶险、意外等

等。以上故事中的两位当事人在与狼狭路相逢时所采取的态度、所获得的结果,或许能给我们一点启示。



亲近秋天

方华



休息日,朋友开车拉我和几位好友去踏秋。

出城,进入乡村大地。道路开始曲折起伏,在车子的前方像一条舞者随手抛出去的彩带,原野上蜿蜒。

路两边,摆放着各式各样的山石,估计是附近村庄的农民从

周围连绵不绝的大山里挖掘来,沿路摆放供人采购的。山石大者几米高,小者盈尺,或人型,或兽状,或厚重凝实,或玲珑剔透,把秋野衬托得大气而富有诗意,充满野趣。

车子提档,开始爬坡,进入山区。我心中想象,如果站在对

的山上看,此时的车子恐怕就像一只甲壳虫,在一张秋天的叶片上爬行吧?

在这张叶片与枝茎的交合处,"甲壳虫"停下了它的"爬行"。下车,已在半山腰,几舍白墙青瓦的农家就在眼前。

朋友领我们进一农家客堂,见八仙桌油光锃亮,四条山木做的长条凳黑红结实。中堂下的香案上摆放着待客的茶筒、水杯等。听朋友与主人搭话,知是一处亦居亦店的人家。品饮野茶间,朋友已订下午餐。随即,一行人向山上登去,观难得一见的山野秋色。

虽然秋已深,但山里的景色仍以绿为主调,墨绿的茶树、青绿的松柏、浅绿的灌木,点缀褐黄的梧桐、火红的枫栎、灰白的芦荻,在淡淡的雾霭里,像一幅印象派的绘画。

山坳处,有一口水塘,在秋阳的照射下似一面镜子,倒映着白

云蓝天黛山,悠悠然荡涤心境。忽见一座不小的院落,静静地坐在秋风里,周围野树蔓缠、杂草丛生。沿斑驳的石阶而上,透过门隙朝里窥望,有点荒凉颓败的味道。有鸟被惊起,扑啦啦飞向大山的深处。同行友人叹:"好安静的地方,要是在这两间房养老多好!"

再往上走,是一块稍平的坡地。有一阵阵馨香扑鼻。目及处,丛丛野菊怒放,黄了一片山岗。又闻嗡嗡的声音,是蜜蜂的翅膀弹动阳光的琴弦。问一排排蜂箱后的养蜂人,脚下那座荒废的院落是何处所?答,曾是老乡政府,现乡政府搬到离城近的地方去了,这儿荒废已久。想到钱钟书《围城》里的名句:城外的人想进去,城内的人想出来。不免嗟叹。

把玩秋色,女性朋友的手中已是多了荻花、枫叶等秋天的礼物,或是菊香满怀,一脸灿烂。更有朋友把发福的身子攀在树干上,折下一枝枝桔红的野柿子,全没了平日的矜持与端重。从循规蹈矩的城市乍入散漫的乡野,每一触眼、每一迈步都是心旷神怡。或大呼小叫、或蹿蹦跳跃,在秋色里尽情撒野,释放久居城市的紧张与压迫。直到下面传来农家主人的呼喊,才在野性十足的秋风挟裹中下山。八仙桌上已摆好菜肴。清一色的山野土菜,与在城里吃的或圈养、或大棚里生长的味道大不一样。众人赏了秋色,又品味秋味,话桑麻,论古今,谈笑风生。打道回府。问掌管方向盘的朋友:"怎寻到如此好景致?"朋友哈哈大笑:"好景致常有,而好心境不常有。看诸位整天忙着生计,一个个像霜打的茄子,得闲带你们出来释放放松心情,亲近一下秋天哦。"